

太清秘籍錄



司馬龍生著

目 录

第一章	郊林初遇	1
第二章	无意悉敌踪	29
第三章	冢林遇伏	61
第四章	恩怨分明	93
第五章	双姝情迷	112
第六章	流水无情	151
第七章	坐山观虎斗	190
第八章	履约访潮音	209
第九章	禅功震群邪	236
第十章	力降群魔	253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276
第十二章	鹤蚌相争	297
第十三章	奇侠尚义	321
第十四章	两败俱伤	356
第十五章	苦果先尝	393
第十六章	蜂狂蝶舞	446
第十七章	传警惊魂	485
第十八章	生离死别	508
第十九章	群英救难	533
第二十章	断虹无痕	561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小飞虎杜英俊，粉面书生孙卓如两人，离开赣州后，两乘快骑，风驰电驰飞奔，蜈蚣帮眼线沿途跟着，却幸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行至关境界，只见崇山峻岭，浓阴蔽日，崎岖坎坷甚是难行，越走越险，两人这才勒马放缓足程，一路上打听三江镖局的事，均问不出什么眉目来。两人正行着，陡闻身后鸾铃响起，不禁驻马回首，蓦见来路上飞来两骑，心正惊奇在这山间小径骑得风快，不怕翻下山涧么？跑近了，只见两骑上坐着两个女子，面上蒙着一块黑纱，明明见自己两骑拦住路径，也不勒缓坐骑，反自加紧冲来，杜孙两人一声惊叫，那两骑已在头上飞越而过，落定后，两女回头吐嗤一笑，又自辔头一抖，扬尘而去。

杜英俊、孙卓如惊疑了一会，不知二女是何来历，就观她们的骑术这么俊，武功也差不到哪里去，两人摇了摇首，抖缰行前。走了一程，路径渐见平坦，两女早跑得不见形影了，两人猛一挥鞭，马儿同时长嘶，昂头撒尾地狂奔前去。

好象两人同一心意，急于想知二女来历，马鞭儿不停地

挥着，人急，马嘶，一阵紧促的蹄声，一口气早跑开了数十里。

远远望见前面绵亘一道山岭，青葱秀丽，满山翠竹拂空，清风徐来中，遥遥传出钟鼓之声，两人心知那山中必有庙宇庵堂，孙卓如眼尖，“噫”了一声，叫道：“师兄，你看。”

杜英俊循指望去，那不是方才两个女子乘的马儿么，正在山坡上嚼着青草。

孙卓如笑道：“师兄，我们也下骑去看看，不要入了宝山，空手而回，那才不值得咧！”

杜英俊点头同意，两人下骑步行而去，只见那片翠竹林间，一条石板小径在浓绿中蜿蜒而上，人在其中，遍体清凉，幽篁翠竹，清风悦耳，两人漫步登临，不一会，仰面已见山门隐隐看出那是：灵石寺。

这庙处于万竹丛中，好大好静，一登庙前空地，钟鼓之声戛然而止，两人踏入庙门，即迎出一个身材高大的僧人来，长眉垂目，向两人稽首道：“两位施主请进禅堂待茶。”

孙卓如笑道：“大师不必客气，在下无意路经宝刹，意图瞻仰佛塑，片刻就要起程，大师还是请便吧，在下不想打扰。”

那僧人垂眉笑道：“小寺虽穷，一杯清茶还不至于供不起，何打扰之有。”

两人不好再拒绝，随着那僧人在禅堂落坐。

这时，有个年可十二三岁，面貌娟秀的小沙弥，送上两盏茶，两人掀盖，只见茶色淡绿，一股清香直触鼻端，道

声：“好茶！”

僧人垂眉笑道：“这是山中特产，明前毛尖，渗上上好淡竹叶，用寺后灵泉捡出来，色香味三绝。”

孙卓如笑道：“如此说来，在下等有福了。”

那僧人笑笑，孙卓如呼噜噜长饮了一口，杜英俊只微微啜了一口，心中犯疑，为何那僧人只垂着双眉，莫非有眼疾么？便笑问道：“不知方丈佛号，怎么称呼？”

那僧人合什答道：“不敢，贫僧宝月，方才见二位施主神清步捷，大概会武，不知是何人门下。”

杜英俊道：“在下杜英俊，师弟孙卓如，终南三子门下。大师想是世外高人？”

宝月禅师垂眉笑道：“贫僧不过粗知拳足，哪敢称作世外高人，只是二位是那名动关中终南三老传人，贫僧有缘幸能亲近，真是我佛慈悲。”

两人同啜了一口茶，正待作答，陡闻禅堂门起了一阵娇笑声道：“师兄，禅课将完，就有贵客来访么？”

两个眼前一花，蓦见门外闪进了一个生得容颜艳冶，体态轻盈的丽人，年约三十，见着二人“哟”了一声，一双妙目只瞧定粉面书生孙卓如。

孙卓如被被瞧得玉面泛赤，杜英俊不由怒气止扬，心想：这清静佛地，怎么有这妖冶女人存身？看来那宝月也不是什么清修僧人。

侧脸顾着孙卓如正色道：“师弟，我们走，这寺一定不是……”

声还未了，只见孙卓如翻身倒下，自己也觉得天旋地转，便知着了道，身形还未翻倒之时，瞧见那宝月猛睁双目，露出一对神光逼人的眸子，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耳旁听得宝月与那丽人笑语，又听得两声清叱，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杜英俊醒来时，只觉置身在一座石洞中，身后垫着一蓬厚厚的干草，他正要翻身爬起时，突伸出一只柔荑将他奈住，杜英俊仰眼看时，瞧出那是在山嶂，纵马越过自己的蒙面少女之一，仍然是玄帕蒙着，低声笑道：“你饮了宝月的‘蚀骨清元散’，现在余毒还未尽呢，你着急爬起来做甚？”

杜英俊只觉头目一阵晕眩，长叹一声，依然躺下，知自己必是为她们救出，心中甚是感激，只是奇怪自己二人与宝月贼秃素无仇怨，怎会暗施药茶？猛然忆起师弟孙卓如，现在不知怎样了，急问道：“蒙姑娘搭救，在下感激异常，只是我那师弟不知怎么了？”

那姑娘笑道：“你那师弟被天魔女徐凤掳走，那灵石寺暗室重重，一晃眼便已无踪，愚姐妹见你昏迷，只能先抢出救治再说。这蚀骨清元散服久不治，虽然不至于死，可是本身功力会消失大半，你师弟大概既无生命危险，被天魔女看中的，总……”

此时洞外响起少女声：“姐姐，他醒来了没有？”

随着走进洞来的，同样是一个玄帕蒙着脸，体态轻盈，婀娜生姿的少女，只见她说道：“小妹二次进寺，遭五个贼秃围截，天魔女一直未见现身，不知把他藏在哪儿去啦？”

杜英俊笑问道：“两位姑娘芳名，可否见告，不知姑娘为何知得在下们置身险地？”

年长少女笑道：“我叫罗瑶梅，她叫罗瑶莲，姐妹二人只为追踪一贼秃来此，这事关着一段武林凶杀案，不想你们两个傻子，竟会误打误撞跑上灵石寺送死。”

罗瑶莲言时递过一颗丸药，命杜英俊吞下，一旁罗瑶梅继续说下去，道：“我们追的是园空头陀，此贼与安徽休宁名武师林万源是师兄弟，当年同学艺于六合门过天星郝济，园空原为师兄，照说下一代掌门人应该立他才对，无奈园空习性不良，被郝济看出，恐怕付托非人，才立了林万源，连多种深奥的手法，也秘而不传与园空。园空一气之下就脱离师门而去，多年来不知音信。其后郝济死了，临死之时把一本六合拳经及一柄九龙旗交与林万源，这一柄九龙旗为另一老前辈托付给郝济，嘱他等到他主人来时，立即将旗交付与他。这面九龙旗主人就是愚姐妹，因这旗干系愚姐妹甚大，等到获知这面旗在林万源手中时，可惜愚姐妹来迟一步，林万源被园空贼秃击成重伤，‘六合拳经’，‘九龙旗’也被园空取走。但园空似并不知九龙旗秘密，我姐妹这才千里追踪至此。”

杜英俊服了药后，感觉舒服甚多，试一运功，爽然若失，便觉全好了，一跃而起，笑道：“二位姑娘必入了灵石寺，但不知见着园空贼秃没有？”

罗瑶梅摇头道：“全寺二十余名僧人及天魔女都看到，独园空贼始终未见露面。”

杜英俊见罗瑶梅姐妹说话时笑语珠连，阵阵幽香袭人，只是玄帕蒙面，不禁问道：“两位姑娘怎不示人真面目，是怕在下等愚人丹青偷绘么？”

罗瑶莲却笑道：“呆子，女儿家面像有什么好看。”

说着与罗瑶梅同时掀开面帕，倏又掩上，只在一瞬间，杜英俊却瞧得极清楚，两位之美，真说得上闭月羞花，罗瑶梅的脸庞儿比其妹妹稍圆，嘴上多一颗芒麻大美人痣，分外妩媚。杜英俊却奇怪两女脸上毫无瑕疵，何以要用玄帕蒙面，茫然不解，不由深深打量两姐妹数眼，只见两女身材同为一般高度，甚至衣衫、语音、举止无不神似一人，这才悟出两女有心使人扑朔迷离之感，这时罗瑶梅娇声道：“呆瓜，你现在知道我姐妹俩为何不露真面目缘故罢！”

小飞虎杜英俊点点头，正待欲张口时，猛见罗瑶莲玉手抬在嘴边“嘘”了一声，悄声道：“有人来了。”

杜英俊竖耳倾听，果然洞外起了人声，拔草声，便道：“贼秃终究要搜索至此，洞中又不好施展手足，不如迎向前去，给他一个下马威。”

说出一晃身就窜出洞外，罗瑶梅一把没捞着，便与罗瑶莲道：“这个呆子不知厉害，我俩不如出洞掩着，等他不敌时，才分出一人抢救。”

于是两女蛇行鹭伏，掩在洞外乱草中。

小飞虎杜英俊窜出洞口后，又接着两窜，便离开了洞口十数丈远，即瞥见宝月贼秃引着五个面目狰狞的僧人，持着禅杖一路搜索，拨的长草乱飞。

杜英俊看见宝月禅师后，眼睛冒出怒火，口中喝一声：“贼秃！”

双臂疾振，一个白鹤冲天，半空中一个转身，暴射而下，一招“鱼鸢化龙”便往宝月秃当胸撞去。

宝月贼秃也瞥见杜英俊，毒念尚未来得及转，蓦见杜英俊身形疾刺而下，心中吃惊不小，身形一动，已掠开两丈，喝声：“姓杜的，你不是终南三子门下吗，哪里学来天龙八式？”

杜英俊一声郎笑道：“你管少爷怎么学来的，反正要取你这贼秃性命。”

说时一抖腕，就是两掌飞空而下，掌带刚劲，亭起破空啸音。

他快宝月也快，一晃手中禅杖，猛向杜英俊双掌卷到，口中呵呵大笑。

杜英俊疾挫双掌，让开来击，又欺身递掌，这一施展开来，分外见功夫，掌影如散花般递向宝月浑身重穴，只因他那“天龙八式”初由笑面韦护左湘处学来，乍练起来，虽仗着天资聪颖，得心应手，但仍嫌火候不足，十数回合下宝月杖雄力沉，下压之力有愈山岳，不禁掌势呈滞。

宝月身后五僧这时如风抢前，六支禅杖同时递到，想活捉杜英俊。

杜英俊看出苗头不佳，一个旋风步闪出包围圈外，反手捺哑簧，呛的一声，长剑已然执在手中，迎风一晃，带起漫天霞光，冷笑道：“宝月，我师兄现在何处，你只要马上放

出，我们恩怨俱了。”

宝月怪笑道：“你那师弟现在温柔乡中，要你挂记则甚。佛爷师弟园空与你小狗何仇，苦苦追踪，你们尚敢乔装入庙，佛爷眼中不揉砂子，小狗，你拿命来吧！”

挥动禅杖，就如一溜长蛇般，当头卷到，五僧也同时递杖。

杜英俊知他误会自己两个就是追踪园空而来的，心想分辨也无用，这种怙恶不悛之徒，不如料理了他，再去寻师弟孙卓如，于是也不答话，手中剑一引，施展半套天旋剑招，刹那瀑，剑气漫天，寒风砭骨，宛若万道银虹，风驰雾卷般荡开六支禅杖。

宝月看得心头猛震，知这少年武学不凡，不由惊奇终南三子门下哪来的这精湛武学，他一声号令，与其余五僧摆成六合方位，精钢禅杖也风起云涌施展开来，果然威力不同凡响，将杜英俊团团转住。

杜英俊天旋剑法仅是施出一招，就有这么大的威力，不由心大喜，荣誉将半套剑招尽量发挥，剑势一变，光芒四射，带起一片凌厉无比的劲风，逼开压来禅杖，这套天旋剑法本是至高无上的武学，可惜左湘亦未能领略深奥，推之杜英俊更无形打了个大大折扣，威力只得十分之三，不然宝月等哪会打得平手。

陡然间，丛草中窜起两条人影，往灵石寺飞驰，这两人身形轻捷，有愈飞鸟，只一落足，便掩入草丛中，几个起落，便已无踪，只因七人打的激烈，是以无人瞥见。

天旋剑招虽博大精深，但到杜英俊手中使，则无发挥其潜在威力，虽然如此，宝月以六人之力，亦不能胜他一招。

就在这时，其中一僧无意瞥见灵石寺那面烟头冒起，口中急叫：“方丈，寺内有人放火。”

宝月闻言，扭头一瞧，手中杖势未免缓了一缓，立被杜英俊长虹剑劈到，宝月闪身急避，嘶的一声，一只宽大的僧袖被长剑截下，宝月心急灵石寺，往回窜去，喝了一声：“咱们走！”

五僧随着杖一撤，同时窜去，杜英俊也不再追，一峰汗水沾透衣襟，心惊这六僧仗势玄妙莫测，力沉如山，倘不是半套天旋剑，焉有这条性命在？用巾拭额汗，缓缓步回石洞，哪见罗姑娘两芳踪，高唤数声，亦不见回应，不由一阵傍徨，猛然忆起贼秃叫唤灵石寺火起，莫不是两位姑娘所做？走出洞外，便往灵石寺掠去。才一落翠竹林中，忽闻一声暴喝，迎面就是五溜银光如风打到，只因竹林紧密，无法腾挪身形，情急无奈，猛往地下一挫，双足急点便向左侧射出三尺，身形疾遑迓回转走。走不数步，又是五溜银光射到，他这一急非同寻常，急向地仆倒，避开飞来暗器。暗思如此下去岂不是困死在竹林中，只怪自己大意，竟会走入竹林中。猛然想起一法，暗将长剑掣出，仆在地上，一挥，笃的数声，近身竹林陡然齐根断了一片倒下，复起一剑，哗啦啦又倒了一片，像这样慢慢爬去，只听得吆喝之声，始终未见贼人身影。

他连接三四剑，近身两丈处已无竹林羁绊，迎面看见天

光，猛一个“潜龙升天”，身形拔起五六丈左右，左掌一掠，捞在一颗竹梢，这样随身竹梢落下，借力一弹，竹梢又后上上升笔直，像诸葛石弩一般，将身形绷起，弹出竹林外。

身一落下，发觉存身在灵石寺后，这时火势已扑灭，杜英俊猿腰一躬，嗖地穿进寺内，陡见墙角人影一闪，陡即响起一阵衣襟风声，杜英俊一晃身抢至墙角，已不见了人迹，心想：这人退得好快，莫非是罗姑娘？如果是她，何不现身，如是寺中贼秃，又怎么骤然退走？

心中犯疑，跟踪绕在庙侧僧房，一到僧舍，见房门俱是掀开，并无人在，不由又是一阵犹疑，此人是谁，为何不见？不禁牙根一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索性继续往前窜去，抬头猛见一座高楼，绿瓦红檐，金碧辉煌，楼高四层，楼正面悬一幅正匾，丹书金底，上书藏经楼。

他寻思一下，师弟孙卓如不知禁在楼中否，双臂一抖，翻在二楼，绕了四厢一周，长剑撬开窗棂，静悄悄一无所见，不禁愕了一愕，暗忖：他们难道都走了么？

鼻中忽闻脂粉香味，缕缕袭来，猛然惊觉，身形射出去才一转身，见面前俏生生地站着一个丽人，抿嘴妩媚笑着，身穿一身白绫紧褂裤，正是方才在禅堂瞥见之天魔女。

杜英俊虎吼一声，错掌就劈，天魔女娇笑一声道：“哟，你这个人这么凶，一见面不问情由就动手么？”

蛇腰一扭，就晃出掌风之外，仍是媚笑盈盈。

杜英俊惊她身法好快，口中喝道：“天魔女，你把我师弟拐到哪去了？”

天魔女呲嗤一笑，眉目含着无边荡意，一缕奇香随着手腕抬起处，直冲杜英俊鼻端，不禁引得心神有点恍惚，只见天魔女娇声道：“你这人说话真是，谁拐走你的师弟啦，他要跟着我，我总不能把赶走嘛。”

杜英俊闻言，才知师弟孙卓如确在她处，不由恨煞，蓦喝一声：“无耻妖妇，你还不将我师弟放出，终南三子门下岂有这好惹的！”

天魔女柳眉一挑，脸上还是那么媚笑着说：“我说你是初出茅庐，你可打听天魔女索曼娘儿曾怕过谁来？休要说你是终南三子门下，就是你那老鬼师父，也不能在我手下躲过十招。乖乖地听话跟我去，包管你受用不尽。”

杜英俊听见她报名索曼娘，这名儿好熟，只是想不起在何处听说过，见她污蔑恩师不说，后面的话越来越露骨了，不由满面绯红，也不再说什么，就在那楼厢施出龙形八式，凌厉的掌风向天魔女罩到。

天魔女一声轻笑，也不还手，只在那掌风中闪挪游穿，飘忽如风，身形之美妙到毫颠，若即若离，疑真疑幻，饶他杜英俊龙形八式了得，只是沾不着她一点衣角。

天魔女一条身形，形逾鬼魅，水蛇腰肢一扭，就如淡烟般飞了出去，口中不住响起笑声。

杜英俊越打越心惊，暗忖：这妖妇武功端的了得，她只不还手，一还手我岂不要当场败落。

心念一动，猛一撤步，左掌吐劲打出，长剑已掠在手中，一招“天落地网”敛起熠熠光幕，直向天魔女逼去。

天魔女见他展出天旋剑法，仅仅一招，几乎使她手忙脚乱，只觉砭骨劲风向自己周身罩着，也不敢再大意，口中还是娇笑道：“哪儿来的鬼剑法，这么凶！”

手中已解开系腰的白罗带，似天女散花般向杜英俊卷去，那罗带儿一展开来，看似轻飘飘的，其实潜力甚大，舞急使人眼花缭乱，长剑轻易不能沾着她那罗带，只一沾着那么丁点，罗带就会自动卷收剑身，有几次杜英俊长剑几乎出手。

杜英俊心中惊奇不已，暗忖：左师伯传自己天旋剑招时，就说此套剑法有经天纬地的奥妙，震乾夺坤的威力，遇上武林中顶尖儿高手也可应付裕如。怎么撞上这妖妇，竟这般不济事，莫非自己尚未知悉这天旋剑招式的玄奥妙之机？

其实他哪知天魔女竟是当年闻名字内的女魔头，看她的长像似是少女，但至少说来也有六旬开外。

三十年前她名动江湖，匪号红颜姹索曼娘，放荡无比，遇上看中的少年，就没有一个能逃出她手中。三十岁时，索曼娘无意在洞宫山中获得一部天魔真经，就在洞宫山建了一座天魔宫，一面勤练魔籍，一面广蓄面首，日夜宣淫。三十年未出山半步，江湖上渐渐遗忘了红颜姹女，而天魔女的名号渐渐在闽省传开。

因为她欲设立天魔教与江湖各门派争一长之故，于是把宝月禅师收伏，灵石寺即成了天魔教下院。今天她步下竹林小径时，见孙卓如、杜英俊缓步向灵石寺走来，她一眼看出这两少年都有极好的武功，尤其那孙卓如玉颜朱唇，丰逸潇

洒的态度，立刻意乱迷情，于是急急返寺，命宝月依计行使。

果然两人均为“蚀骨消元散”迷住，她在挟住孙卓如时，罗姑娘姐妹在窗外打出一蓬梅花针，天魔女略一抬腕将梅花针全数震落，也不追袭窗外之人，竟提起孙卓如跑到密室中。待宝月追踪而出，与罗瑶莲交上了手，被罗瑶梅乘虚而入将杜英俊救出，这就是前面所说。

杜英俊这时跃上藏经楼后，却被天魔女发现，轻轻掩在身后，以天魔女这一身怪异武学，十个杜英俊也不是对手，只为她见杜英俊虽不及那孙卓如俊美潇洒，也气概非凡，极可能也是童男子，也起下收伏念头，做她裙下不二之臣。又知名门正派门下，强来不得，只有软磨。

杜英俊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不由大急，便将手中剑刷、刷、刷，三招急攻，天魔女一声娇笑道：“你这人，干吗这么大的火气啊！”手中罗带兀自不停，只见她纤手一扬，那罗带儿就像白蛇般迎着剑来一卷，杜英俊蓦觉手中一紧，力道有逾千钧，虎口酸麻，不自禁的一放，一柄百练精钢的长剑竟被罗带卷飞到半空。

杜英俊吓得三魂皆冒，觑空儿屈腿一躬，霍地穿落在对面殿屋脊，也不犹豫，站足就窜起，身后隐隐传出格格笑声，道：“哎，别忙走啊，难道你不要师弟了么？”

杜英俊足不点地的窜出灵石寺，心想：这妖妇真可怕，孙师弟落在她手中，定然是个不死不活。

一出竹林，就远远望见前面山坡上两女六僧在对打着，

剑光杖影下，虽不见两女不支，却也不能越出六支禅杖劲风包围之外。他现在长剑丢了，象要饭的没碗使一样，但无论如何也得解救两姑娘，身形窜前，猛可里一式“神龙掠水”，如箭矢一般平射，双掌一撞，蓬蓬两声，两个僧人被他龙形八掌震开五尺。

杜英俊一招得手，手中更不停留，反腕就打另外两僧“曲池穴”，口中喝道：“姑娘，我们赶紧撤。”

罗瑶梅姐妹两人一见杜英俊，便不再停留，乘着杜英俊掌势，打出两把梅花针，柳腰一躬，嗖地已窜开三丈左右，杜英俊也凌空窜来，随着两女疾退。

那灵石寺僧人被梅花针打得左腾右挪，虽没有被伤着，亦搞得手忙足乱，等到定下神，身后杜英俊等人已走得无影无踪了，六僧狠狠唠叨咒骂着，拖着禅杖回寺了。

途中罗瑶梅说：“方才那个石洞不好再住，我们要另寻一个了。”

杜英俊随在他们身后，不住地叹气，罗姑娘道：“呆子，你叹气干么？”

杜英俊叹道：“不知我那师弟怎么样了，找没找着，反把长剑丢了，这不使人发愁么。”

另一罗姑娘笑道：“讲你是呆子就是呆子，你那师弟保证死不了，被天魔女相中的，最多受一点风流罪罢了，有什么使你长吁短叹的？”

杜英俊不禁邹眉，心想两位姑娘这般时分，还有心开玩笑。

二女瞧出杜英俊心中忧虑，一声叹息，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急也没用，就拿愚姐妹来说，园空贼秃一直未见，‘六合拳经’及‘九龙旗’不知在何日取回。本来就难，何况又有天魔女在风作梗，更难于上青天。目前我们做到哪一步，就算到哪一步，总之尽了心而已。”

说此一顿，忽娇笑道：“现在我们能不能找一居处，否则长夜漫漫，将何以堪，再说，我们也得填饱肚子，才能行事咧。”

杜英俊听了一想，说得也是，愤急用事，于事无补，于是笑道：“这武夷山脉中，前不挨村，后不落店，哪来居处，又哪来食物？”

罗姑娘之一笑道：“说你是呆子，一点都不错，这偌大的武夷山，天然洞穴有的是，怕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至于食物，我们已带来了，喏，这不是。”

杜英俊放眼一瞧，只见两女身旁悬着一个油纸包，心知那是灵石寺香积厨中之物，说笑道：“不料两位姑娘竟有这种空空妙手。”

二女登时哼了一声，其中一女说道：“你敢说姑娘，等会别想吃的。”

说话之间，就在一座悬岩边发现一处洞府，三人钻入。

这洞府倒可容纳七八人，宽敞清洁，不禁心中大喜，二女又在外找了些干草垫上，三人席地而禁，取出食物果然，有油鸡，有鸭。杜英俊一面吃一面笑道：“灵石寺和尚怎么会食荤，真是怪事年年有。”